

仙侠剧的高同质化陷阱： 听算法的，还是听观众的？

李維城

观点提要

如果2005年出现的《仙剑》是树上刚摘的樱桃，不能饱肚却清新芬芳，2021年的仙侠剧，已经变成了中央厨房统一的樱桃奶茶：码好原料，打包传送，工业糖浆一洒，徒有其色却无其味。遗憾的是，市场现在流行的，却已经是樱桃口味无糖气泡水。

2021年这个夏天，最自带冷气的，是暑期档的剧集。就连历年的救市冠军仙侠剧，也没有带来这个体量应有的热度。

刚收官的《千古玦尘》，就是典型的“冷气”代表。腾讯S+项目（通常投资3亿起步），三金影后周冬雨担纲主演，这都是“剧王”的配置，对标显然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这样曾经的爆款。

它的收视不算差，累积播放量超30亿（据猫眼数据），但豆瓣评分最终稳定在5.4（约12万人打分），是标准的有收视，无口碑。考虑到前期的投入规模，基本可以算是“扑”了，同时也终结了从2015年开始的暑假仙侠剧收视神话，业界甚至因此悲观评价：“仙侠已死”。

仙侠剧真的死了吗？

套路得人心，还是套路失人心？

现在语境中的“仙侠剧”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“仙侠偶像剧”。

第一个成功者应该是2005年根据游戏改编的《仙剑奇侠传1》，李逍遥、林月如和赵灵儿之间构建了一组“白月光朱砂痣”的经典三角关系，也为后来者指明了成功路径：情感红利。

接下来的成功者是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，从此暑期档基本每年预定一部仙侠偶像剧爆款：2017年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2018年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、2019年的《陈情令》。而制作方显然也逐渐总结出了这一类型的财富密码：知名IP+女低男高+三生三世转世虐恋。

17年的仙侠剧进化史，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：情进侠退。

从这点上看，《千古玦尘》有资格觉得自己很冤：它完全是按照这条规律打造出来的敬业商品。

剧情结构上，刻意加重了转世虐恋的比例。原著剧情从女主角“上古”的第二世“后池”开启，也直接抛出了全剧价值观“逆天改命”，男女主的行动目标是拯救苍生。

但这部分内容被直接移到了剧版18集以后，新加的前18集就是两人做上神的前世如何谈恋爱。本来是原著里几乎一笔带过的前史，仔细敷衍成篇，明显对标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

人物设定上，一个被低估的女主角（当然最后都被揭示有一个高贵身世）上古，一个表面冰山内里深情的上神男主角白玦，和《三生三世》《香蜜》《琉璃》如出一辙。

情感关系上，师徒俩从可望不可即到互相信任依恋的过程，又很有《花千骨》中白如画与花千骨这对师徒恋的风范。

再说世界设定，仙界人界魔界杂糅，人们在各界之间犹如儿戏的转生重来爱上你，则已经很难找到具体的开创者，只能说是各路仙侠剧共同努力出来的“约定俗成”。

假设一定要说《千古玦尘》有点新东西，大概就是提供了一个最没有“仙侠脸”的女主角——周冬雨长了一张现实主义题材脸，和整个仙侠剧飘不落地的气氛堪称违和。

《千古玦尘》能立项制作，是因为前面有成功者，而它的失败，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太多成功者。

这只是《千古玦尘》的问题吗？

同期但播出更早一些的《遇龙》，成绩更加惨不忍睹。累积播放量8.79亿（猫眼数据），豆瓣评分3.7。进行对比后会发现两剧的卖点几乎一致：《千》的女主角是有上神身份却没有相配法力，《龙》的女主角就是个丫鬟；《千》的男主角是法力无边得上神，《龙》就是真龙王；情感走向也基本类同：男主默默守护女主三生三世，最后为她牺牲自己。就在男主们的AI机器人演技，都高度一致。

再梳理一些今年已经开机立项的仙侠项目，也还是同样的配方：杨超越主演的《重紫》，“师生恋”+“三世轮回”；鞠婧祎的《花戎》，女主凤凰转世，男主太阳神；《奔月》，男

主魔神，女主是他在人间选择的祭品，又一对师徒恋……

仙侠剧高度同质化的背后，也是创新能力的逐渐丧失，和市场嗅觉的失灵。

如果2005年出现的《仙剑》是树上刚摘的樱桃，不能饱肚却清新芬芳，2021年的仙侠剧，已经变成了中央厨房统一的樱桃奶茶：码好原料，打包传送，工业糖浆一洒，徒有其色却无其味。遗憾的是，市场现在流行的，却已经是樱桃口味无糖气泡水。

比密码还善变的，是时代。比时代更善变的，是人心。

不冒险，无仙侠

研究仙侠偶像剧发展史，一定要注意一个节点：2015年。

这一年，《仙剑奇侠传1》在豆瓣的评分还只有7.9分，但自从《花千骨》风靡一时，每出一部爆款仙侠剧，《仙剑1》的分数就会上涨一点，一直到了现在的9.0分，也越来越成为仙侠剧不可逾越的巅峰。以至于今年传出要重拍《仙剑》，舆论一片唱衰，并不看好。

因为《仙剑1》的成功，与其说是演员如胡歌、刘亦菲和角色的完美契合度，不如说是时代需求——后者几乎不可能复制。

2005年荧屏上流行的还是古典派正剧，收视榜前三位分别是《京华烟云》《亮剑》与《汉武帝》，带着一辈的厚重感，而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，一直在呼吁一部真正具有二次元血统的作品。改编自经典游戏的《仙剑奇侠传》，正当其会。

同时，2005年也是互联网加持年轻世代力量的一年：百度上市、阿里并购雅虎中国、网民第一次破亿、超女投票成为了夏天最火热的记忆……互联网企业的上市还造就了一批财富新贵，更是强化了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逆天改命性。《仙剑1》的穷小子逆袭记，就是给这一代年轻人造的梦。

而到了2015年，互联网已经是巨大的游戏。年轻人自嘲为“社畜”，奶茶和甜宠剧就是每日续命良药。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下，以《花千骨》为代表的“神仙恋爱剧”大行其道。上神们就算经历磨难，也有天赋的美丽与高贵在保底，而恋爱也不在于磨合、追求和试探，主要来自命中注定。

但从2020年开始，随着疫情全球蔓延，不安定感增加，年轻一代自动自发降低欲望。作为触觉更灵敏的商业前哨，修仙网文类已经开始流行咸鱼抱大腿，被师父师兄/男友带着躺赢就好。影视剧还在“恋爱一谈几万年”，如何不显得笨重而过时？

17年仙侠剧的流行趋势的背后，其实折射的是社会公众的“集体寻唤心理”：渴望存在却在现实中缺失的理想、感情与生活状态，需要得到满足和唤回，仙侠剧就是这个最佳载体。

最早《仙剑1》的成功，就是因为提前一步，满足了这种集体心理。它大胆尝试轻松题材、起用新人，甚至是“魔改”原著，也经历了一个很难熬的时期：从一开播被游戏粉大骂“魔改”“五毛特效”，被主流媒体批评为“过度游戏化”，甚至逼得编剧写长篇解释自己的改编思路。

最终这种冒险获得了回报，完成了口碑逆袭。

但如果今日在算法指导下重拍《仙剑》，谁能想象李逍遥从嬉笑怒骂小人物变成高贵的冰山脸上仙，谁又能想象他和赵灵儿、林月如住在中西合璧的天宫中分分合合，转世虐恋？
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这届仙侠剧就这样死了吗？不，死的只会是那些不再造梦的“算法”剧。下一代流行王冠，只会属于“冒险”之作：能够契合、回应时代与社会心理，同时又敢于引导观众去发掘未知需求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仙侠题材最迷人的部分：探索未知，逆天改命。

（作者为文艺评论人）



《千古玦尘》海报



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海报

请留住传说英雄的“矛盾”

——中国英雄传说改编动画电影的“融梗”策略

李毅

影片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最近上映，讲述顽童李修缘借爱恢复罗汉金身的故事。该片意在将中国传统IP翻新成今日青少年喜爱的新动画英雄，对弘扬传统文化、增加民族文化自信有积极意义，且全片美术和打斗视觉效果可圈可点。但为何观众不买账，豆瓣评分跌至4.6呢？

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被批评的焦点是：过多融梗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。它不同程度融入《大圣归来》、周星驰《大话西游》《西游降魔》、迪士尼《花木兰》的情节。但“融梗”毕竟不同于抄袭，它其实是常见的一种创作手段。今年中国上映的传说改编动画中，如《西游记之再世妖王》融梗了《捉妖记》《大圣归来》、《白蛇2：青蛇劫起》融梗了《战斗天使：阿丽塔》，《哪吒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改编融梗的问题在于，消解了与济公“疯癫+济世”典型矛盾行为特征的逻辑关联性，沦为“一出没有济公”的闹剧。

独特“矛盾”是受欢迎传说英雄的标记

英国小说家格雷安·葛林在自己的墓碑上铭刻：“我爱看的是事物危险的边缘：诚实的小偷、软心肠的刺客、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”，强调文艺作品的魅力往往来自其性格和处境里的“矛盾”。英雄形象有“本领广大、为正义斗争”的共性，但过分高大、伟光正的英雄往往说教意味过强，影响角色的识别性和娱乐性。在民间能广泛流传的英雄们几乎都带有各自有趣的“矛盾”特征，让其吸引力长盛不衰。对这些英雄传说的改编，包括前传、后传、增补，都应该保证这一“矛盾”的延续，否则就抹去了角色特有的魅力，失去改编借用符号的意义。

如孙悟空身上的“矛盾”是无法无天的自由与严格的戒律约束，不同阶段孙悟空身上的“猴性、妖性”与“人性、神性”一直在比例上博弈。新中国成立后至1990年代前的文艺作品都极度正义化孙悟空，弱化其“妖性”。而1995年《大话西游》、2013年《西游降魔》的改编则极大夸张了孙悟空的“妖

性”，获得巨大成功，却并没有背离孙悟空身上的典型矛盾。此后国内以孙悟空为主体的动画改编，几乎都以其心性转变为主题。如2015年动画《大圣归来》中悟空神力被封，破解方式为何是“懂得爱”呢？因为之前大圣的心是冰冷的——所以其被压五行山下被设计成冻结在冰块中。直到他与善良勇敢的江流儿在旅程中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并被江流儿的信任及为营救自己而牺牲感化，禁咒才得以解除。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这一特性在其走上取经路后偶尔还有体现，白骨精、六耳猕猴都利用过这一点离间师徒感情。所以2021年《西游记之再世妖王》取《人参果》一段改编，加入孙悟空因果于牺牲而得到“心”，这一《大圣归来》式结尾也算不违和。总之，以孙悟空为主体的改编，不论多离谱，都应注意其“自由与约束”矛盾特质，而不只盯住巨大战斗力这一点。

同为不听话的抗争型英雄，哪吒形象在中国动画电影史上同样经历了“极度正义”到“魔化”的改编历程。哪吒在《封神演义》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“剔骨还父、割肉还母”的极端行为，动画电影改编虽然集体取消了这一让观众身心极度不适的情节，但都保留了“父子矛盾”这一特征，即使《十万个冷笑话》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将哪吒改成了金刚芭比和现代青年，其依旧保持“问题儿子”人设。《哪吒闹海》中父子间存在“坚持正义与懦弱世故”的矛盾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则体现为哪吒对父母善意欺骗的误解，而真正的“逆子”让位给了好孩子敖丙。饺子在《哪吒2》将如何继续演绎“哪吒”成长、他与父母关系是否会成为新问题非常令人期待，如果只是简单“闹海打恶龙越斗越强”则恐怕续集主角会让位给敖丙。

此外，2020年的动画《姜子牙》也提供了一个改编传说英雄的新思路，《封神演义》中姜子牙是遵从天命伐纣的义军领袖之一，除了“姜太公钓鱼”，他其实并不算吸引人。动画《姜子牙》的改编将其“听从天命”与“追求正义”拆分成对立矛盾，让“天命”在善恶方面有了瑕疵，于是姜子牙身上就有了戏剧性矛盾。个人以为该片不足在于重抒情而轻娱乐，全片搞笑担当的彩蛋其实来自饺子团队的友情支持，饺子强化了姜子

牙“强迫症”毛病，更贴合其愣头青一样“追求正义”的矛盾设定。

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像是讲述了没有济公的济公故事

济公形象的矛盾特征是“疯癫的济世者”，其助人与惩戒行为都带有充满禅机的不正经。例如传说中济公阻止董士宏上吊一节，其先逗弄惹恼上吊者让其忘记轻生，玩笑开足后再提供帮助，让对方由悲转怒又变喜，如同一名专业心理谈判专家。虽然这种玩笑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偶尔分寸没把握好，会让济公像个无赖，如85版电视剧《济公》的扮演者游本昌先生曾提到对“捏馒头”情节的改编——济公用脏手捏了商家的白馒头，然后又自称没钱将染上了黑指印的馒头放回笼屉，商家无奈只好施舍给他，在电视剧改编中就加上济公随后远远将钱揣入商家收款箱，惹得商家啧啧一笑，“逗人”而非“诨人”，济公才能始终得人喜爱。

而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改编的很大问题，就是丢失了与济公“伴疯济世”典型行为特征的逻辑关联性。参看明清神魔小说《醉菩提》《济公全传》及天台民间传说，少年李修缘（济公原名）故事的篇幅极少，他聪慧孝顺，性格上正常普通，直到出家才开始疯癫。传说材料不足支撑少年济公电影，的需需要借助新创，但前提是能让观众信服这是少年济公，而非某位宰相的童年故事。2016年动画剧《小济公》将少年济公行事方式处理成儿童团团长，犯的就是这一错误，《济公之降龙降世》里李修缘顽皮受恶作剧、对父母朋友关爱，似乎和成年济公行为方式可以呼应，但其实不然，理由有三：

首先在于动机。李修缘的恶作剧没有任何弘扬“禅机”目的，只为调皮而调皮，且处处带有道德瑕疵：偷盗、虐待动物、逃避犯错责任……并全无思过悔改。相比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中哪吒作恶的理由是不能控制好力量、好心办坏事，李修缘更像“逆子”。

其次在于心理。影片故事中李修缘身上的“矛盾”本应在“牺牲自己拯救民众的公心”与“和亲情不分离的私心”之

间，但可惜“牺牲”仅被处理成了其父母受妖怪蛊惑后的误解，而少年李修缘一心要恢复金身当大英雄，心路上毫无选择纠结。李修缘战胜反派派的战略几乎未见其主观能动设计，一贯喜欢恶作剧的他，斗反派并没发挥自己的强项，不能靠父母摆平麻烦后，他意图靠他人帮助恢复罗汉金身！金身被夺后，他也仅靠“领悟爱的力量”就重塑了金身……但这一《大圣归来》式的领悟完全是敷衍的设计，之前的李修缘就“不懂爱”？很难想象童年“济世者”解决问题的智慧只是靠空洞的鸡汤。

最后在于行为。无论是少年状态或是罗汉状态，李修缘的审美一贯干净帅气，为何结尾恢复金身留在人间济世后会选择“鞋儿破、帽儿破”的脏和尚形象？彩蛋里，明明用罗汉神通就可以解决飞来峰，为何还要用“抢新娘”这种不得已手段？用貌似荒唐实则另有深意之行为，是“伴疯济世”济公的行为特征，但放在这部动画中则没有任何铺垫。

回顾经典传说英雄本身的特点，堆砌其它电影成功娱乐桥段的简单“融梗”问题，在其他传说改编中国动画电影中也不鲜见，如2018年的《阿凡提之奇缘历险》，虽然沿用经典木偶片的造型，但并未沿用木偶片和传说中确立的阿凡提“文侠”矛盾特征——“以哲思智慧为武器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未声张正义的惩戒方式。动画电影简单将阿凡提改造成迪士尼的阿拉丁和电影《夺宝奇兵》中的琼斯博士的结合体；和公主谈恋爱，武功反叛。这种咀嚼法式式的低质融梗，其实是对传统和文化自信的一种“保护性拆除”。我国各族传说中尚有大量有“矛盾”魅力的英雄角色尚待开发成动画电影，如爱以“撒谎”来主持正义的蒙古族智者巴拉根仓、好以“有趣好听的民歌对唱”来谈恋爱和说理吵架的壮族歌仙刘三姐……祈愿相似的问题不再在他（她）们的动画电影中重现。

优秀的烹饪者往往保留食材原味来求鲜，而非一律裹以浓油赤酱。创作者拥有自由改编传说IP的权利，但改编目的正是要“借力”原有IP最具魅力的特点，“融梗”也应为此特点服务，而不是任性地“张冠李戴”。

（作者为艺术学博士、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）